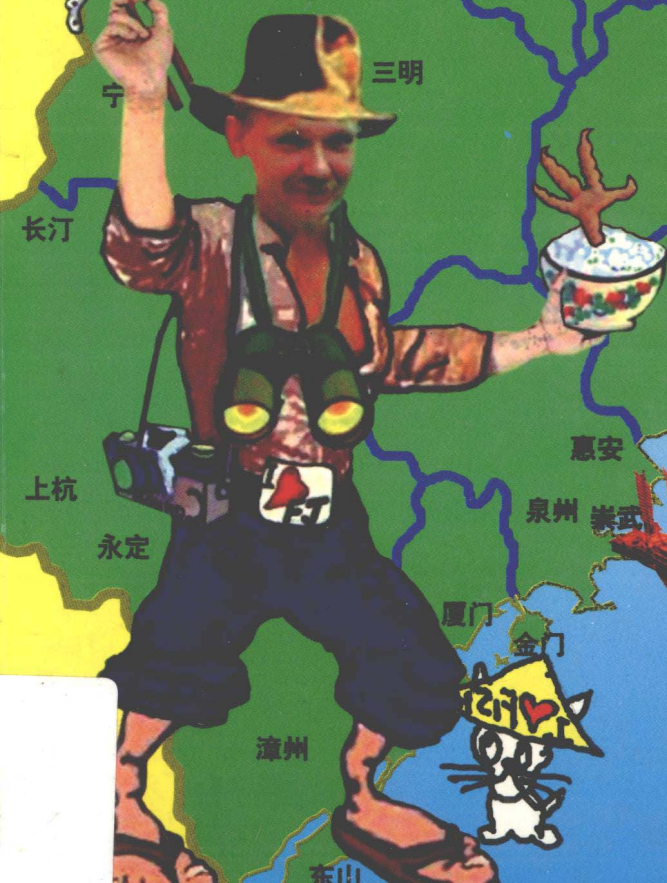


Dr. William N. Brown [美] 潘维廉

魅力福建

THE FUJIAN ADVENTURE!

——我的第二故乡



魅力福建

MY ADVENTURE

——我的第二故乡

原著 Dr. William N. Brown [美] 潘维廉
译者 潘文功 包东宇 尤丽云 王传榕
李淑慎 邱永忠 宋鸣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力福建:我的第二故乡/[美]潘维廉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80640-876-2

I. 魅… II. 潘…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1170 号

魅力福建——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美]潘维廉

责任编辑:唐晓燕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屏山印刷厂

邮编:350003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10 千字

印张:12.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876-2/I·594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魅力福建

FUJIAN ADVENTURE!





我的第二故乡

谨将《魅力福建——我的第二故乡》献给已故著名作家张力先生。张力生前是《厦门文学》编辑。他才华横溢，为人谦逊。鄙人了解中国，认识国人，认知自我，深受先生教诲。2002年5月，张力先生溘然长逝，但他的音容笑貌，雍容睿智将陪伴我继续探寻魅力福建。我将永远怀念我的良师益友——张力先生。



鸣谢——

非常感谢福建省各级政府和各地的热心人士。他们总是热烈欢迎我的造访，离别时依然热度不减。

特别感谢福建长汀——“红色小上海”的胡晓钢，《厦门商报》的朱庆福和武夷山的吴光明，并期待着三位摄影家创作更多的新作品。

还有中国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组委会（中国“九·八”投洽会网址：www.chinafair.org.cn）。他们成功地主办了全国惟一的以投资贸易为主的洽谈会，堪称“一站式投洽会”，并慷慨地资助《魅力福建》的翻译出版。但愿将来有人资助我将《魅力福建》译成英文。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爱妻苏珊·玛丽和儿子——神能和马太。跟他们在一起，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魅力无穷。

声明——

书中出现的错误，敬请读者谅解。这些错误大多跟我的中文理解能力有关。尽管老妈一再告诫：路边的东西不要随便捡，但十多年来，我还是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检到了不少汉字单词。我不是汉学家，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国鬼子”。我希望同“老外”以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老内”（中国人）一起分享我的第二故乡——福建的种种魅力。

对《魅力福建》的批评、指教和赞辞，请直接邮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 MBA 中心 1288
信箱 潘维廉博士 邮编 361005

电邮 amoymagic@hotmail.com

投诉信件，请直接寄给我的妻子苏珊·玛丽女士。

目录

第一章	序篇 / 1
第二章	迷人的鹭岛 / 27
第三章	泉州——“亚洲的亚力山大港” / 65
第四章	漳州——富庶之地 / 93
第五章	闽西之旅 / 119
第六章	福州——中国航海家的摇篮 / 179
第七章	莆田—妈祖的故乡 / 213
第八章	闽东宁德 / 223
第九章	周宁高地 / 279
第十章	神秘的武夷山水 / 321
第十一章	三明——如画的人间仙境 / 359



第一章

序篇

FUJIAN





欢迎“老外”！

汉语“老外”指的是“尊敬的外来客人”或“外国人”。我常以“你好，老内！”（即尊敬的本土人）应答。一些中国人马上申辩说，汉语里，没有“老内”这个说法。我解释说，汉语里本来没有“老内”这个词，但我用了，也就变成词。

是第二故乡，还是无家可归？

一位商人自豪地告诉我：“我是北京人。”

我问他：“北京是什么模样？”

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没去过北京。”

我当时想，这位商人应该穿直领夹克，而不是西装领带。不过，当中国人谈及故乡时，他们指的是“祖籍地”。祖籍地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一些中国人寻根问祖甚至可以追溯到上百年之遥。在这方面，无根可寻的美国人是无法与根深叶茂的中国人相比的。

中国人总爱问我：“你的家在哪里？”

我回答说：“在加州。不过，我只在那里呆了7年。”

他们马上反问道：“你的家到底在哪里？”

我坦白道：“我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呆过。我来自美国，我是美国人。”

“那么，你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呢？”他们穷追不舍，似乎我身怀联邦机密。

我只好老实交代：“我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6个月时离开那里。”

疑团顿解，中国人悲伤地看着我，好像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蜗居洛杉矶东区街边的纸皮箱里。

事实上，我并不是无家可归。美国人常说：“家，乃心之所思。”而我的心思大多放在了福建——我的第二故乡。

遗传失误

8岁的时候，我听说风情万种的澳大利亚欢迎世界各地的移民，于是毫不犹豫地提出申请。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回信说：“感谢你的申请。移民必须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敬请10年之后再次申请。”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还随信寄来了一大堆有关澳大利亚历





史和各种奇特动物的儿童书刊。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一本彩绘书里，有一首诗，写道：“现在，你可以看着书，学画袋鼠、袋熊和黑天鹅；你还会在书中找到远古时代的飞禽走兽。”

直到现在，我还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造访澳大利亚。

我从小喜欢冒险和历史。孩提时代，我就开始上山寻找古代不朽的神灵，下地探索地下溶洞的人类文明。我追寻海上的美人鱼、林中的古化石、旧箭头以及被人遗忘的金银财宝。碰上雨天，我会窝在褪色发霉的旧书堆中，查找伊甸园和诺亚方舟的下落。

我是美国大熔炉烧铸出来的产品，我的祖母是阿帕契族印第安人，我的祖父则来自北欧的挪威。这种特别的组合在我的DNA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并亲自验证人世间的所有一切。这些理想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基因里。

结果，我没去澳大利亚，却来到了世界上最富创新和冒险精神的国度——中国。

中国制造

当今世界，很多产品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包罗万象。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天才，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14年前，一位教授告诉我，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如此算来，到现在，中国历史应该有5014年。在过去的5014年间，中国人一直在流血流汗搞发明。

年轻的时候，我不怕流汗，总希望想像可以代替灵感。家人都说我像个隐士，因为我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折腾作物种子和电子零部件，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试验。我曾经在暴风雨中放风筝引闪电。10岁的时候，我用绳子、棍子和塑料自制翅膀、绑在身上，然后从两层楼上飞跳而下。

我当时情绪高涨，却奈何不了重力原理。像一块笨重的砖头，

我身不由己地触地碰壁。我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早在公元前 400 年，就尝试过将人捆绑在风筝上，从石塔式的山顶上飞下。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既然飞不起来，那就试试地面上的动作吧。跟福建山区的小孩一样，我做过各式各样的两轮木板车，然后从山上飞奔而下。我还一度为自己发明创造的风力木板车感到骄傲。后来，有人告诉我，1500 多年前，中国人建造过一部可装载 30 人的风力四轮车。这下，我才开始有些泄气。现在回想起来，要找出中国人未曾做过的事情，还真有些困难。

我曾经用廉价的望远镜研究太白金星和战神火星。后来才发现，4400 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记录并预测日食、彗星和行星的运行轨迹。第谷·布拉赫从中国人的发现得到了灵感，成为“现代天文学之父”。

中国人的探索囊括了天底下的一切东西。公元前 135 年，他们发现了雪花匀称整齐的几何图形，比欧洲人早 1700 多年。为发明显微镜，喜欢刨根问底的中国人不顾一切，直至献出宝贵生命。为了打消我在电闪雷鸣的天气放风筝、搞实验的念头，父母亲给我买了一架显微镜。用这架显微镜，我长时间地观察苍蝇腿、头发丝和蝴蝶翅膀，时常为池塘小水滴所蕴藏的复杂生命而感到兴奋不已。

我喜欢动物，饲养了数十只猫、狗等家养动物，还有猴子、土龟各一只，还有一群黑锦蛇。无论走到哪里，这群黑锦蛇总会跟着我，好像我是会施魔法的花衣魔笛手。我还特别喜欢动物园。后来得知，中国北京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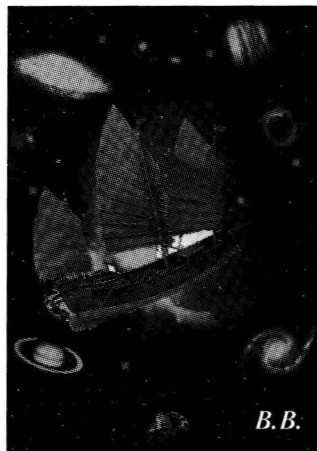




园,时间是公元前 1150 年。

1969 年人类登月成功后,我开始仿制火箭模型。这时候,我才知道,中国人在 12 世纪时就发明了多级火箭,1600 年前创造了旋翼和螺旋桨。11 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获知,世界上第一张报纸——《邸报》是中国人创办的。这种报纸从公元 363 年一直延续到 1935 年。看来,中国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发明了一切的東西,从降落伞(公元前 200 年),到软百叶帘,从象棋到扑克牌、手纸和贺年卡等等。其中,贺年卡为古代中国的贵族阶层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的礼仪。

但直到 18 岁,我还未曾见到过任何中国人。人们常说,全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家恰好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时,命运之神将我引向了东方。



走向东方

从美国巴托到中国北京,从老家的麦克美食到厦门的糖醋鱼唇,我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革。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则征兵启事。这则征兵启事宣称:“为美国空军效力,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历险。”我报名应征,希望前往宁静的格陵兰岛,结果却被送到了台湾。台湾当时已经有两千万人,闹哄哄的。我的到来使台湾人口一下子剧增到两千万零一人。不过,当你的血液渗入中国情结,中国情结就会伴你终身。

在台湾的两年间,我骑自行车丈量宝岛的青山绿水,峡谷滩

地。碰上断头路，我肩扛自行车，步行前进。在被莽撞的台湾司机连撞两次之后，我的上司废了我的自行车。情急之下，我只好搭车前行。从18轮的拖车到拖拉机、摩托车、卡车，几乎无车不搭。我上登阿里山的雪峰，下探太鲁阁的悬崖绝壁，还造访过蜗居山野的台湾少数民族群。他们教我当地的歌舞和风俗习惯。一位族长还亲手把眼镜蛇的蛇毒掺入米酒，然后十分礼貌地向我敬酒。

“谢谢，我不敢喝。”我用双手毕恭毕敬地谢绝。

这位族长却坚持说：“你是我们的贵宾。”

我赶紧双手合十，做了个祷告。然后，喝下了这杯掺有眼镜蛇毒的米酒。他们再次敬酒时，我十分礼貌地用双手谢绝，然后拔腿就跑。

跟多数的珠宝一样，宝岛台湾虽然美丽，但实在太小。因此当“小岛厌烦病”开始袭来，我获得了来自天堂的谕示。大陆的宣传气球精确万分地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投下大量传单。台湾士兵像嗅到糖味的工蚁一样四处追拾。他们边捡边喊：“不许捡，违者入狱。”我毫不犹豫捡满两口袋，回到宿舍，关闭门户，彻夜研读。

我看不懂传单上的中文，却特别喜欢传单上面的照片。当我获知，四分之三的台湾人来自福建，我立马发誓，有朝一日，我要会会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10年后，我和妻子苏珊·玛丽以及我们的两个儿子搭乘开往中国的慢船，驶向厦门和平码头。

慢船走中国

当美国人拿开往中国的慢船开玩笑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搭上这样的慢船。1988年9月，我们站在香港单调乏味的T型水泥码头，身边堆满了行李。此时，我们距北面的厦门港只有18小时的航程。一部屁股冒烟的老式巴士在我们身边戛然而



止，扫走了码头上一群头戴棒球帽、手舞旅行团旗的日本游客。我们推着婴儿车，六个月的马太在前，两岁大的神能殿后，跟着这拨日本游客上了堤岸。这时，大儿子神能吮着奶嘴，心平气和地四处观望，好像在做记录似的，颇有巴顿将军叼咬雪茄的风范。略带腥味的空气中可以闻到死鱼和柴油的气味。小孩子的湿尿布所散发出来的气味随风飘散，实在令人头痛。

妻子苏珊说：“老公，该轮到你换尿布了。”

这些年来，我们搭乘中国慢船的次数已经不下 30 趟。当时，我还常开玩笑说，这是穷人的航游。如今，这种玩笑似乎有些过时。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星级豪华邮轮开始引导普通大众享受航游的乐趣。这种航游有星级邮轮的舒适，收的却是普通客轮的费用。在星级邮轮到来之前，我就迷上了这种海上航游。现在，我对海上航游是绝对的上瘾。有条件的话，我每个周末都愿意在星级邮轮上过。

现在，华沙女皇号星级邮轮往返厦门—香港之间。这艘星级邮轮 1975 年建造于法国，上下共有九层甲板，船身 155.7 米，比诺亚方舟略长。船上有 372 个类似机舱的座位和 250 个房舱，可容纳 1100 位乘客。有朝一日，全球继续升温，科学家束手无策，华沙女皇号完全可以用来装载地球上的各种动物——每样雌雄各一。

华沙女皇号豪华邮轮用光滑的硬木做地板和饰边，内各有一家饭店和餐厅，娱乐设施和商店应有尽有。邮轮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胸牌标明了自己的国家，有芬兰、瑞典、尼泊尔、菲律宾和中国等等。专业化的服务和欢快愉悦的氛围，让我感觉到自己搭乘的是一艘中式的爱之舟，而不是夕发朝至的厦港邮轮。邮轮上的乘务人员英语极棒，而在以前的厦港班轮上，不会讲汉语的外国人到医务室索要晕船药，惟一的办法就是趴在护士小姐的工作台上做呕吐状。

华沙女皇号豪华邮轮每次启航之前，都要强制进行一次 15

分钟的救生训练。有一次，他们在船上一边指导旅客做救生训练，一边播放《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心里纳闷：天呀，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曲子吗？更糟糕的是，此时此刻，我的妻子苏珊·玛丽正在阅读《泰坦尼克号上的谋杀案》。当时，我心中暗暗叫苦，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对待游泳课。我们喜欢华沙女皇号豪华班轮六层甲板中部头等舱的房间和景致。不过，要是多些银子，少些理智，我们会选择靠近船头的豪华套房。

通关手续，例行公务

我们醒来的时候，厦港班轮正缓缓驶入厦门和平码头。这时，小儿子马太也开始放开嗓门，操练他独有的 120 分贝尖叫。时至今日，马太依然喜欢大喊大闹。当然，他不再发出刺耳的尖叫，而是懂得把握分寸，用的是青少年特有的词汇——代沟。当时，我们的嗅觉准确无误地断定，马太的哭闹是合情合理的。

我想：“该不会又轮到我换尿布了吧？”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天。

现在，厦门通关手续十分简便，海关官员待人友善且工作高效专业。然而，我们的第一次通关却令人终身难忘。我们还未从马太的哭闹声中缓过神来，船上的高音喇叭就开始用国产电梯那样快升速降的音乐发起了第二轮攻势。先是五分多钟的中文广播，紧接着的英文提示却不足 20 秒。大意是：“填好入境卡，交给一号台动植物及卫生检疫处。”

乘客排成长队，在关卡前蜿蜒蛇行。排队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我把证件交给海关官员。这位官员问道：“你妻子和儿子呢？他们在哪？”

“在船舱里。带两个小孩，排两个小时的队。实在受不了。”

“我们必须亲眼看到他们。”



B.B.
top playing with
ur food, Matthew!

“能不能回去把他们叫来，再排回原处？”

“不行，得从头排队。这是规矩！”

这时，船上传来了苏珊兴奋的叫声：“老公，我来了。”

“苏，我还没过关呢。你和孩子们要自己排队。”

“什么？”苏的脸刷地红了半边，“可是——”

“这队是排长了些，”我说，“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就像摩西拨开红海，指引犹太人找到陆地，人群在我们四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面前让开了一条路。“好可爱哦！”人们兴奋地叫道。然后，他们纷纷让道说：“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不一会儿功夫，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原处，连海关官员也感到惊奇。这位官员一页页地审查我们的护照，空白处也没落下。生怕我回头带老婆、孩子的时候，顺便篡改了护照内容。

终于，海关官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了验讫章，并用锋利的大头针把我们的入境登记表串在一起，然后连同护照和4块圆形的铁牌扔了回来。

在出口处，一位工作人员收回了这4块铁牌。站在旁边的边防战士动作麻利地向我们敬礼。顺着船上的跳板，我们下船上岸。这时岸边的人群一

One picture'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